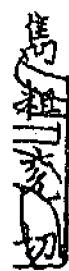


鄭所南先生文集
鄭所南先生詩集
鄭翁一百二十圖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集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序



儒有古君子之風始可以曰儒



于文章之

謂文章者所以發揚其實詣而著見于實理也豈
可空有其名哉鄭菊山先生蓋抱其實而當其名
者也在昔林慮齋周伯弼行輩當時人物林、焉
如龍虎不可測如鳳凰不可覩非有以自植立于
天地間何以與諸公相參錯照耀一世豪傑之耳
目邪曩聞先兄秋堂先生望曰先生人物昂然氣
節挺然議古喻今無不的當惜不見用于時然所

言皆正大所守甚清苦其古君子與早年遊京師
即有聲晚年嘗主安定和靖二書院講明道學
者益尊敬後註易將脫稿而逝頗多雜著文章有
詩曰倦遊稿今山村仇君撫四十首曰清雋集遂
冠于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之首庶幾知有所本
橋梓輝映抑二俱有光焉菊山先生諱震字叔起
福州連江透鄉人慶元己未生景定壬戌卒葬于
吳中甌山所南翁名思肖字億翁併序及之
大德五年後學鄱陽道約柴志道序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

附所南翁一百二

山村仇遠仁近選

爛柯山

春風萬古洞門開
塵世興亡幾回碁
局至今無處覓
樵人于此遇仙來
飛梁橫跨丹虹影
絕頂平鋪白玉堆
天下紛紛無好著
斜陽下嶺共徘徊

卜居

久欲謀歸力不任
浮雲踪跡謾巢林
功名未入屠龍手
貧賤常懷買宦心
月下開門微雨過
樓頭聞

菊山詩集

笛二更深世間萬事俱陳迹空倚西風閱古今

自黃山還途中作

屈指還京十日程每逢歇處問郵名春沙脉：溪
初漲夜雨垂：曉又晴山下有人傳虎出店中炊
飯見牛鳴天涯行客無寧日不及田家業在耕

謁岳王墳

我來拜謁岳王墳松柏蒼：上宿雲臣子報君終
一死權奸賣國欲中分鷹揚當日誰能及鴈叫中
原不可聞石馬石人山寂：英雄于此憶將軍

次照晦巖韻

便騎老虎不須鞍，忍辱仙人出宰官。
入內講經千佛現，跏趺對御六龍寒。
指頭有月娑羅冷，舌上懸河海水乾。
聖主賜衣漫大地，西方國土未為寬。

再登南樓

客中重上倚層臺，天濶雲收八面開。
鴈帶岳陽秋曉過，浪涵巴峽影西來。
諸營種柳今何在，老子登樓得幾回。
自是江山雄壯處，興亡不必問寒灰。

思耕

菊山詩集

江湖漸老身山澤本來心
經濟不敢問耕耘猶可
尋一頃半頃許三更二
更深親朋相接近雞酒開
塵襟

登荆南城樓

因為古荊州翻成一段愁
孟嘉曾落帽王粲此登
樓唐鄧通襄陽沱潛並漢流
太平官府盛昔日欠
來遊

宿虎丘

到晚歸不去因而此宿休
雲深千古寺月冷一天

秋崖裂池如東天虛塔欲浮最宜初日上高處看
烟收

宿洞霄山中

入山時八月嵐氣似深冬岩洞生風雨窠巢落檜
松山中九重鎖月下一聲鐘警省非人世今秋得
異逢

喜靜

素來嫌僻靜今漸與相安師友凋零盡年時出處
難春風雙屐暖夜雨一燈寒洙泗曾顏輩何曾作
菊山詩集

好官

餘杭界早發

早發促程期
籃輿帶月低
山中如白晝
斗下渡清溪
群動霜初落
四隣雞未啼
惟聞兵遶舖
星急過淮西

餘杭道上

五年茲路上
頻往又頻還
歲月孤松老
風霜苦竹斑
溪流天目水
雲出洞霄山
馬上因閒眺
蜉蝣守宙間

病後

漸嬾說功名修真喜道經
淒涼秋聽雨空濶夜觀
星有病色先見無心夢
最靈堦前風葉響還又感
飄零

歸去好

歸去豈不好平田帶淺林
春猿鳴雪澗晴日上雲
岑世久無鳴犢時當學
展禽吾生今老矣梁父豈
能吟

送友人之淮

積得讀書身從教此道貧逢秋為遠客知已是何
人天下方多事西風至不仁但于登眺處杯酒莫
辭頻

吳江三高祠堂

吾拜三高堂三高在何許香爐上蒼苔破屋落大
墮雨石泐水彈痕地洞龍潛處清魂汗漫遊芳名
垂萬古

吳江太湖龍王殿

吾謂龍王殿龍王在何許太湖三萬頃水族龍為

主離：明月宮渺：寒烟渚天下有旱蝗吾亦能
行雨

荆南別賈制書東歸

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荆南天
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

送友人之鄂

湖海聲名落播紳由江而鄂遡鱗：煩君黃雀樓
頭看天下英雄有幾人

晚春即事

輕寒時節牡丹開葉底青、又見梅門外數枝楊
柳薄一春鶯燕不曾來

荆江口望見君山

荆江口望漫、一白無邊夕照寒只是青雲浮
水上教人錯認作山看

繁昌江邊見兩獺祭魚人立而拜

寒食清明在客途片帆飄泊老無廬松楸方念無
人掃忽見江邊獺祭魚

虎丘尹和靖書院示開講

役前聽者少
是日聽者衆

和靖書堂八面開新分半席在山隈若無人聽都
歸去傳語生公借石來

為九華王此山賦寧石

此山有寧石
我王之詩

我謂此山天作石不是石人不識千年野雀獨
見君石上採芝石上喫

閔山月

霜下月色白沙飛月色黃征人此暴露未有不辛
傷滿野躡屨骨依山魚鴈行初連與瀚海慘淡更
蒼茫

菊山詩集

赤壁歌

赤壁山赤壁水江有蛟龍野有蛇虺天蒼蒼雲茫茫
范周瑜于此走曹操聲名萬古隨風長

君乘黃

君乘黃臣乘青二乘先後如流星君乘黃金漆照
鏡臣乘青竹織作櫺道逢相揖失恭敬君乃偃倭
莊其形世人多認車與笠交道如此今猶馨

天高

天高兮色青
夜沉兮星熒
不知余命何

所繫兮何星

採桑曲

晴採桑雨採桑田頭陌上家、忙去年養蚕十分
熟蚕姑只著麻衣裳

樵歌三首

上山斲山、下登下山、嵌山、棲層、秋殘日暮歸
來晚茅簷洗脚月又明、朝早入芙蓉城

入城不識公與卿行歌道上旁無人衣衫藍縷
百結與妻索笑妻生嗔那知不是朱買臣

山均築着牧牛兒白石鑿：蒙茸披繆公無人甯。
戚死獨吹簫粟誰得知不如採樵同路歸。

讀馮道傳

西山有薇二子採之二子竟死薇不療飢匪惡周
粟食不下咽君臣義重彼蒼者天爾道何人數主
一身有何顏面冠冕搢紳喬固諸賢寧死道邊曹
操不帝清議凜然

短歌行

隨鏡摩挲歲月蹉跎道長命窄憂慮如何：以消

除非酒莫祛醉來不見醒復如初
踰鏘：孔孟
皇：何非何是孰劣孰強日出果
兮月出皓兮無
風無雨可以同携人生朝露保不
及暮青：累：
皆是墳墓天機轉深轉用勞心不
如坦蕩驅遣光
陰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下見征人
骨長城窟雖深見骨不見
心誰知征人心怨殺秦至今北
邊風打山草地荒
漫：五月方見青七月霜便寒
古來無井飲
濟帶

糧盡乾自從征人掘此窟成馬飲之如飛翰朝呷
一口水暮破千重關秦皇極是無道理長城萬里
誰能比

鄂州南樓

淳祐六年冬十月我來獨自上南樓曉霧江山都
不見霧收日出城東頭照見漢陽樹照見鸚鵡洲
浪濤江漢出岷峽洞庭雲夢天共流大船如龍捲
寒碧小船如葉飛洪溝費禕霞珮跨黃雀洞賓玉
笛橫清秋沈寥窅兀不可狀開闔風雨晴烟浮空

中一：都照見照見今來古往絲粟無限愁夜郎
逐客心膽火醉欲槌碎醒又休此山此水長不老
英雄消盡山水留何當大雪夜明月摩挲老眼看
九州春風吹雪變紅線牛羊被野邊無憂

洞庭君山辭時附戎蜀船行

山為君兮水為臣水為臣兮象為兵君有定位兮
兵無定形知山知水兮知君臣之性情不知師不
知比兮又奚知用兵之精余經山之外兮觀山水
之杳冥佳氣蔥鬱兮或天香而龍腥烟雲變化兮

或狗狀而人形風濤洶湧兮或崖立而天平或夕
陽兮漁歌或曉霜兮鐘聲或雪兮鴈叫或夜半兮
鼙鳴或仙人張樂兮霞珮之軒：或神丁從駕兮
車騎之韓：冬寒春暖兮湖草幾番之青：今來
古往兮人物幾代之廢興嗟余行役兮顧鬢影之
星：無由登山臨水兮與鷗鷺盟北風吹袂兮又
將之荆徘徊不忍去兮聊以歌而行

辭弔富沙梨山大王祠 唐詩人李頻也

梨山之陽兮有廟煌煌：州人祭享兮醺酒推羊王

之未死兮守土此方王之既死兮州人不忘建山
之峭兮建水之長建統之繁兮建茗之香州人禱
福兮王錫吉祥魂之來歆兮靈旂決々蛇虎遁伏
兮松桂芬芳梨花燁々兮王之甘棠自古詩人兮
憔悴異常王之爵位何蕃于唐昔駕五馬兮今衣
衮裳詩人之窮兮詩人之昌

招魂酌翁賓賜

君之在世帝勅下君之謝世帝勅回魂之為變性
原返氣之為物情本開於戲龍兮鳳兮神氣盛噫

嘻鬼兮歸兮大塊埃身可朽名不可朽骨可灰神
不可灰采石捉月李白非醉來陽避水子美非灾
長孫王吉命不夭王川老子詩不俳新城羅隱大
奇特錢塘潘閬終崔龜陰兮魏兮曷往陽兮魂兮
曷來君其歸來故交寥落更散漫君其歸來帝城
絢爛可徘徊君其歸來東西南北不可去君其歸
來春秋霜露令人哀花之明吾無與笑葉之隕吾
寒若摧曉猿嘯吾聞淚墮宵雀立吾見心猜玉泉
其清可鑒西湖其甘可杯孤山暖梅香可嗅花翁

莽薦菊之隈君其歸來可伴逋仙之梅去此又奚
之哉

菊山詩集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

昔嘗序湯西樓先生壯遊集云天地之靈氣為人
人之靈氣為心之靈氣為文之靈氣為詩蓋
詩者古今天地間之靈物也吾生也真頑其不靈
于詩不靈于文不靈于心不靈于人也久矣棄物
若然者孤、枯、迂、踈、是誠不靈不然也以
其不然不靈也凡有求皆不作絕交游絕著作絕
倡和漸絕諸絕以了殘妄爾今或過圖而作或過
事而作而或者又欲俱圖之胡然乎乃然彼不然

然而然恣不絕其絕而絕于不絕以無作、其所
不作將欲靈夫不靈之靈以為靈其靈、乎其不
靈、乎此其所以滿目青山綠水垂笑于無窮無
窮無窮也耶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

黃帝洞庭張樂圖

天水相涵萬象清。咸池真樂妙無根。大音豈在九
霄外。有意聽時却不聞。

堯民擊壤圖

百姓相忘堯帝春。耕田鑿井淡無情。只今正是何
年月。日月從東向生。

巢父洗耳圖

萬事喧。雜響中細參巢父意。無窮須還半掬溪。

所南詩集

邊水方始教君耳不聾

許由棄瓢圖

天下搖頭不肯為
恰如瓢掛老松枝
許由不在箕山在
千古高風屬阿誰

呂望垂釣圖

八十翁！心尚孩
渭濱痴坐美徘徊
當初若是逃名者
誰要文王上釣來

夷齊西山圖

扣馬痴心諫不休
既拚一死百無憂
因何面得首

陽在只說商家不說周

老子度關圖

紫氣東來壓萬山
老聃吐舌咲開顏
青牛車外天風濶
搖動當年函谷關

紀昌貫虱悟射圖

從來絕藝欲超倫
何止彎弓用意深
覷破微塵微極處
忽開大地見紅心

鍾子期聽琴圖

一契高山流水心
形神空靜兩忘情
自非父母所

生耳聽見伯牙散外聲

伯牙絕弦圖

終不求人更賞音只當仰面看山林一雙閒手無
聊賴滿地斜陽是此心

榮啟期三樂園

生死悠々付老天啟期三樂亦超然此身不得為
男子空活人間九十年

伯樂相馬圖

冀地羣中不可留如龍走地絕無儔何勞伯樂一

相顧抹過西風數百州

莊子夢蝶圖

素來夢覺兩俱空
開眼還如闔眼同
蝶是莊周
是蝶百花無口罵春風

輪扁諫讀書圖

輪扁釋推開口諫
國君據坐展書開
古人糟粕終枯淡
誰醉天然滋味來

卞和泣玉圖

大璞中函天地精
卞和抱出愈分明
一番刑足一

耑哭：殺世人無眼睛

寧戚飯牛圖

斯人豈是飯牛者浩歎空懷扣角悲說到漫：長
夜處南山白石也攢眉

孺子濯纓圖

秋影澄：湛碧波濯纓人遠意如何臨風歌罷飄
然去賣美滄浪清處多

葉公畫龍圖

神物難傳變化時葉公眼外泄天機一從親見真

頭角滿手風雲雷電飛

孟嘗君度關圖

孤白裘邊事若難孟嘗門下亦何顏若無意智翻身去半夜烏能度此關

屈原九歌圖

楚人念、愛清湘苦憶九歌頻斷腸只道此中皆楚國還于何處拜東皇

屈原餐菊圖

誰念三閭久陸沉飽霜猶自傲秋深年、辰吐說所南詩集

不得一見黃花一苦心

范蠡扁舟圖

烏喙無情奈若何
功成只合理漁蓑
躍身吳越興亡外
一舸江湖風月多

毛遂脫穎圖

十九人中不數君
當機勇辯獨超羣
若非末後脫穎出
多得英風潑楚雲

魯敬器圖

此心安分即逍遙
無欲何愁外境搖
絲有秋毫失

中正一杯水亦不能消

列子竊鈇圖

宇宙茫茫盡坦途莫將得失自相辜胸中若有一
些子大地山河俱竊鈇

秋胡子圖

即歸猶未到家中艷語勾春妾面紅耐耐相逢不
相識梅花那肯戀東風

西施捧心圖

蕩盡吳王醉後春化為顰咲艷精神當胸一點痛

得別直是妖嬈惱殺人

驪山老姥磨鐵杵欲作繡針圖

欲化龜蛇生聖胎驪山微意孰能猜
純綱一塊都磨盡不信纖毫眼不開

秦女吹簫圖

美玉飄飄仙女姿鳳凰低舞父相期
簫中應有別一曲飛出青天影外吹

湘靈鼓瑟圖

霧質烟姿雪月心凌波無迹似多情
試聽誰在湘

江上髣髴秋風曲教聲

毛女圖

六國傾城輦入秦
深花密柳鏤青春
神仙自有長生路
豈是阿房宮裏人

徐福採藥圖

仙藥長生不易求
仙山可在海東頭
祖龍滅盡諸侯後
徐福却來嬴一籌

青門種瓜圖

百二山河勢莫當
咸陽誰付與高皇
盡嫌嬴政鮑

魚臭爭慕邵平瓜圃香

漢高祖將韓信圖

先入關中得計多彭城未是漢山河不操擒縱英雄手韓信何由肯倒戈

張子房遇黃石公圖

三度橋邊伺老仙始將兵法盡相傳不知躡足此一計還出書中第幾篇

四皓圖

曄々紫芝巖石隈避秦有地似蓬萊可憐白髮坐

不定又被漢朝呼出來

周亞夫細柳營圖

細柳營中作略殊寧容直入驟先驅不因一見入
門訣文帝何曾識亞夫

李廣射石虎圖

怪石蹲身草莽中錯疑猛虎噴腥風何消重費將
軍力只在當頭一箭功

董仲舒不窺園圖

西漢諸儒君最醇無人見面意應深三年盡力窺

經史一旦看花了古今

蘇武牧羊假寐圖

十九年間墮渺茫
飢來齧雪齒生香
一心只夢飛
歸國隻眼何曾看見羊

蘇李泣別圖

同為武帝一時人
忠逆分違感慨深
早信子卿歸
漢去淚痕澹澹黃金

司馬相如題柱圖

初上昇仙何慷慨
重來衣錦顏從容
男兒意氣當

如此透過禹門方是龍

張騫乘槎圖

牛女宮中事若何親身曾得上天河逢人莫說支
機石漏洩蒼生意已多

翟公交情圖

翟公冷語久逾新漢世交情古亦今不被死生貧
賤轉此時方始見人心

朱買臣賣柴圖

年當五十始榮華覆水難收重歎嗟豈信後來春

色別滿紫檐上盡開花

仁疏東門祖帳圖

昔日贈我仁大夫東門祖帳耀通衢太平時節獨
先去隄國人知此意無

嚴君平垂簾賣卜圖

多是垂簾自養神僅能了日即安貧不離忠孝談
玄妙豈是尋常賣卜人

皇初平牧羊圖

兄弟參商四十春金華山裏問斜曛相逢不是牧

羊客白石顚預冷笑君

西王母蟠桃宴圖

玄圃遙開物外春萬仙歡咲動精神
蟠桃種子今猶在誰是三千年後人

嚴子陵垂釣圖

新莽終々未有涯桐江山水頗為嘉
無心偶向一絲上釣得清風滿漢家

袁安卧雪圖

飛玉堆寒二丈過杜門僵卧養天和
不愁屋外六

花法但覺胸中清氣多

高鳳讀書漂麥圖

癖愛詩書苦未休肯將俗事掛心頭等閒痛快語
言外那見雨來和夢流

張天師飛昇圖

玉局曾經拜老君子孫今尚寶玄文要知龍虎山
前意但看空中數片雲

王粲覆碁圖

鴉鷺爭飛局上殊便生國手之難圖未曾落子有

一著主祭還能覆得無

先主三顧草廬圖

抱膝高吟梁父時卧龍致而未為遲若無三顧草廬意剖出心肝賣與誰

孔明出師表圖

一身英氣射光芒北定中原亭轉長落得兩篇出師表至今只是漢文章

孔明成都八陣圖

孔明抱義恥偏安不道中興事業難賴有石頭知

落處任從人換入門看

王祥剖冰圖

母病杯羹意未諧解衣竟欲卧冰開有心直透清
波下安得無魚躍出萊

王衍舉阿堵物圖

口不言錢早不同何須相試苦相攻今朝叱去阿
堵物一室玲瓏分外空

竹林七賢圖

清談何補晉江山誰與中原了歲寒惟有白雲三

四片飛來自問古琅玕

王子猷看竹圖

秋沁薇之骨。清翠光如水。漾空明。只圖一見此
君面。誰更問人閒姓名。

王子猷訪戴逵圖

雪夜懷人。泛剡溪。造門而返。是還非。不曾相見。猶
相見。滿載清風。獨自歸。

阮藉醉眠酒家圖

少婦當壚。應怪人陶然。一覺了殘更。無情不作如

花想夢見醉鄉生月明

劉伶荷鍾圖

酒國韶光無際涯
大以境界絕朋儕
生來自有一方地
何待醉終統始埋

戴安道破琴圖

獨抱洋、太古心
王門何苦欲相尋
狂來寧可破琴去
不許俗人聞此音

畢卓甕間圖

醉玉顏來欲化仙
一窪和氣藹芳妍
終宵自向華

胥去吏部何曾甕下眠

孫康映雪讀書圖

孫康苦志惜居諸雪夜無燈興有餘
冷地白光生破屋自然開眼見詩書

張翰思蓴鱸圖

名爵雖榮心最苦蓴鱸有味食無厭
後來京洛風塵暗轉覺吳淞江水甜

孫楚枕流漱石圖

孫楚匆匆誤答時說來頗與事相違
枕流漱石翻

為妙活弄胸中倒一機

庾亮登南樓圖

老子情懷頗滑稽登樓恰喜月明時雖然于此興
不淺要且諸人知不知

周處除三害圖

一朝周處奮英豪三害皆除豈憚勞若是不能降
自己縱屠龍虎不為高

王羲之蘭亭圖

猶記蘭亭三月三流觴曲水暢清酣分明一段永

和意好向義之筆外參

桓伊三弄圖

傾蓋相逢不問誰知音那肯露心機一聲吹破清
秋影驚散閑雲各自飛

車武子聚螢讀書圖

武子耽書不暫忘練囊終夜照淒涼讀來讀去東
方白笑殺流螢數點光

陸績懷橘遺母圖

獨薦霜丸意不安誰供甘旨侍團圓驀然憶着娘

生面萬樹黃金盡喜歡

吳隱之飲貪泉圖

外物終難換肺腸隱之清介頓生狂便教飲盡貪
泉水只覺通身白雪香

郝隆曝腹書圖

七夕庭中羅綺乾鄰家應是鄙儒冠文章滿腹無
人識鋪與青天白日看

陶淵明三迳圖

老氣蒼寒松樹活閒情幽淡菊花開一條古路無

人走還且與人相往來

陶淵明對菊圖

彭澤歸來老歲華東籬儘可了生涯誰知秋意凋
零後最耐風霜有此花

王孝伯痛飲讀離騷圖

名士天生磊落才只耽痛飲罄樽罍誰傳一味解
醒法歌筵離騷眼自開

許真君飛昇圖

鐵柱遺蹤尚儼然五陵後必出群仙當時謔母說

甚麼四十二都五天

孫登長嘯圖

碧眼空照九州阮公不是我同流
劃然長嘯誰聽得獨有蘇門山點頭

王烈餐石髓圖

五百年方開北山寒光浮暖濕而乾明
正是洪濛髓只恐九人不肯餐

桃源圖

長城徭役苦咨嗟澧水偷春隱歲華
有耳不聞秦

漢事眼前日：賞桃花

爛柯圖

日出樵歌日落歸，幾年黑白夢紛飛。
看來直待斧柯爛，始悟老仙碁外機。

延平躍劍圖

白晝平津湧似雷，盡驚靈物出塵埃。
倒翻三尺揮空去，對舞雙龍破浪來。

陶和景三層樓聽松風圖

和景層樓掉太清，萬龍捲翠響泠泠。
此心不出三

界看一片秋聲何處聽

文選閣圖

太子奢華能幾年盡將春夢付荒烟錯聽古調一
兩柏空嗅斯文數百篇

唐明皇遊月宮圖

玉仗飛行馭太空須臾徑到廣寒宮三郎胸次無
高見落眼蟾蜍光影中

李靖天瓢圖

夢裡騎龍出八荒掃空熱惱作清涼不消數滴天

瓢雨淨洗娑婆透骨香

王勃滕王閣記圖

王勃清才俊不禁
爛鋪艷錦賞知音
空餘高閣青雲裏
誰識落霞秋水心

狄仁傑白雲親舍圖

駐馬回頭眺碧空
河陽在望去匆匆
吾親雖舍白雲下
豈出梁公一念中

孟浩然歸隱圖

明主憐才若賜官
奔馳微祿負家山
狂吟搔首笑

歸去滿路秋光上醉顏

李太白視靴圖

斗酒未乾詩百篇
篇奇氣走雲烟
自從捧硯脫靴後
笑看唐家萬里天

杜子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圖

雨捲風掀地欲沈
浣花溪路似難尋
數間茅屋苦饒舌
說殺少陵憂國心

杜子美騎驢圖

飯顆山前花正妍
飲愁為醉弄吟顛
突然騎過草

堂去夢拜杜鰲聲外天

子美孔明廟古柏行圖

諸葛甘棠歲月深
霜皮黛色鬱沉沉
尚垂清蔭蜀國裡
一樹風霜千載心

韓昌黎祭鰐魚圖

朝奏空言暮遠途
藍關飛雪清裙衣
豈期去國八千里
此意猶能化鰐魚

柳子厚賦寒江釣雪圖

空玄影外渺孤舟
不與漁翁意思侔
萬頃風濤一

天雪且看誰解下金鉤

盧仝煎茶圖

月團片六吐蒼烟破帽龍頭手自煎七椀不妨都
喫了恣開笑口罵群仙

陸龜蒙茶竈筆牀圖

笠澤往來無定期煮茶垂釣醉吟詩一船清致終
難画不是散人應不知

公孫大娘舞劍圖

纖手生風攪畫寒好花翻影艷清歡試看不犯鋒

鏗處舞碎晴空雪一團

張果老倒騎驢圖

云是堯時丙子生狂踪怪跡恣幽情拘驢面目不
須看一任騎來顛倒行

張志和漁父圖

茗雪春深花滿谿一鉤翻動碧琉璃
蓑衣弱笠儘有意不到斜風細雨知

藍采和踏歌圖

踏歌中天地開紅顏春樹莫相催
藍袍轉破轉所南詩集

奇特別看仙人舞一面

鍾呂傳道圖

鍾呂喃喃手指空應談玄北妙無窮都來造化只
半句不在丹經文字中

呂洞賓賣墨圖

鍊就玄玄一塊金朝磨暮寫愈精神先生此墨初
無價不識誰為買墨人

沈東老遇呂洞賓圖

東老忘懷相遇時洞賓爛醉以為期聊題不涉毫

端向早被石榴皮得知

巴山橘中圖

剖破渾淪一殼寬
二仙飛去已雲端
須知橘裡封疆別
莫作九閭勝負看

中秋苦雨通知微登天柱峯賞月圖

人愛中秋月色同
忽驚涼雨翳昏鐘
如何只隔一重膜
不見仙家天柱峯

南柯蟻夢圖

忘了堂前六尺身
鬼花生艷幻微春
絕憐蟻窟無

分曉迷盡古今多少人

崔護覓水圖

哭銜東風轉有情
俄驚滿面咲容新
當時飲水今猶醉
別是桃花半點春

倩女離魂圖

有心誰怕鐵為牆
直透虛空未易量
若問合離真偽事
滿池綠水咲鴛鴦

崔智輶虎妻圖

佳人睡覺失青山
惡毒心腸賣笑顏
認得皮毛一

歸去花枝無艷席全斑

玉川長鬚赤腳圖

慣立煎茶屋角頭
低眸頻候雪花浮
一奴一婢亦作怪
不為先生破屋愁

陳搏睡圖

五季干戈亂似麻
慵將醒眼閱年華
勦一覺華山裏
誰問春開幾度花

逋仙探梅圖

雪壓咸平處士家
凍雲鎖暝苦相遮
欲知天上春

消息只覓南枝第一花

蘓東坡前赤壁賦圖

泛舟赤壁痛銜盃孟德英雄安在哉何似江山風
月妙不從自己外邊來

李伯時所畫太一真人蓮葉舟圖

太一真人妙出神鄣葉蓮葉下南冥若人欲識空
涼境但誦薰風一卷經

無名氏廵簷數修竹圖

四簷玉立碧重重終日相看眼亦空何啻數來千

萬个不知那个弄清風

一百二十圖詩集終

錦錢餘笑二十四首附

或問錦錢者何義曰以錦為錢者雖美觀實無用也

有時發一笑清於萬壑水有時吐一語濁於三月春所以天地間不着如是人任之波心走永劫長沉淪

昔有古先生忒殺不唧溜拈得一枝花生却一張

白晝叫不醒徒爾打筋斗若欲于此意但飲二
杯酒

晚年闔閭國僑寓陋巷屋中無所有事不具
足終不借人口伸舌覓飯喫以此大恣縱罵人笑
吃

山中一溪水絕與衆水別不解飲清風只解醉明
月一片清冷意活動流不徹何勞濯纓人再三苦
饒舌

我家南山南日月最相愛清光潑面來只是無人

買我昔買得之翻手恣買賣山北諸草味也只得
禮拜

佯狂真佯狂踏碎東風影一任東風吹花意亂不
空開人叢中人喚不應借問老先生莫教是
姓鄭

頭戴爛紗巾腳踏破鞋底不知以何道琮琤宇宙
裏或恐是達人毋乃是癡子我欲問之面冷似
鐵鬼

我有一箇子朗最分明問冰亦笑問石亦
介句詩長

嗔獨有老枯樹聞之彌精神從此開笑面惱殺天下人

崛強數十年只弄一枝筆是無根花日開常結實千千萬顆如紅日日採將來布施十方佛

蒼蠅亦奇哉腹內矢何物黑者變為白白者變為黑不換人活眼何以化流俗我來闊浮提却喜無此術

一火陶鑄來莫不皆完具豈有一造化而勝別火

母可憐生盲者當面不辨主此理甚無數誣汝化
為土

不怕明日死且喜今日活拍響浪敲擊飛譴訕挑
撻直送隻眼去天外破毫末廬都橫上唇口閉八
寸濶

三三即九九數之何曾有九九非三三拈來不用
參滿頂髮鬢髮滿面骨巖峽不知死日至只是弄
癡憨

峽峽巖谷中盡謂是白石一見一摩挲老眼滴寒

碧絕無一點香
落頂直堅立當道橫
黃金惜我無人識

叫笑舞荒唐
面上生雪霜
一味呵笑赤脚走四方
明月忽見憎
我太枯清
我亦罵明月罵月美

光明

每愛入深山
最怕石路惡
剝樹斫木屐
堅欲護雙脚
脚即忙著
將來步步華落
後教世上人罵我錯
錯

二十餘年來
非不喜飲酒
近日青天癡也
逐世人

走馬嚼古冰雪讚歎新花柳安得不獨行鼻角揮
入口

飄山巾行與雲同出沒飢來餐生石入口細無
骨滿吻流甘香不嚼而味出幽禽獨賞音數聲不
可忽

生來好苦吟與天爭意氣自謂李杜生當趨下風
避而今吾老矣無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錯
寫字

昔者所讀書皆已來高閣只有自是經今亦俱忘

却時爭歌一拍不知是誰作
謠勿錯聽之也且用
不着

突然出身來撥却青天轉擊破古洪濛碎作七八
片片生春風散作花柳面
面冷眼笑何處不
相見

頑絕、頑絕以笑為生業
割道黑如炭誰知白似
雪笑殺婆婆兒盡逐光影
滅若無八角眼豈識四
方月

叫賣沒底有、價不敢道拾得一塊泥勝如萬塊

寶如此至鵲實直是不老艸逢人但點頭好：好
好：

何待死方休即今骨已朽奇特動天地也擲向背
後咄這臭矢囊恣情開大口幾翻說得風驚落虛
空走

鄭所南先生文集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嚴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上富春
山頂恣覩千尺釣臺焉吾矍然而言曰未能遂其
超邁之志深有愧於古人吾當自作清風樓記非
東坡所記之清風閣亦非越山赴官齋之清風樓
曰清風樓者頗多皆非吾清風樓吾無家焉有樓
樓固無風則有昔乾坤一索風雷生再索日月出
三索山澤具先天之乾初爻始動白巽六子首出
所南文集

莫先于風。乾天初以陽剛變為陰柔，散一氣撓乎萬物。曰雷曰日曰月曰山曰澤曰晴曰雨曰寒曰暑曰萬物，咸有資于風。六子最柔順，最能變化。天地之機莫妙于風，人但見無形而吹有觸，而空入萬物之不可入，至八荒之不可至此風也。殊不知宣乎四時晝夜之中，柔風也；持乎萬古虛空之外，剛風也。是以乾坤六子最周流最無邊際，莫大于風。之為風，抑神矣。風之變化皆不同，風之名亦皆不同。又曷為清風微噴囊口，浮偃樹杪飄蕩而

來迂徐而去有當之者輕：冷：透骨瑩快：一何
妙哉：一何奇哉：此空濶閒靜之所：天地一時之清
風：非古今不息之清風：是果何風：道德超邁之清
風也：蓋光武故人嚴子陵先生其人也：胸中空：
無物：不肯以眼垂視：當垂半夜飛上客星：不覺漢
家江山亦俱為之精神：本亦無心以一絲之微高
懸東都二百年名節：至今人仰先生如在天上：尚
見其標致散而為清風：併仰懷許由伯夷叔齊屈
原子陵輩其意遠矣：大丈夫焉能尾：于人之後

乎微斯人出後世皆迷于威福之下足以蔽其心
而役之許由忘天下之有君無君寔齊痛天下之
皆無其君屈原傷一國之不有其君子陵喜天下
之再有其君此狂奴之所以大恣放其老狂也大
抵古今超邁之人所出之時皆不同所遇之事亦
不同高懷勁節則同輝煌俱不可當寧不以
萬乘非為不尊萬鍾非為不貴吾之所尊所貴者
惟終身以天理行吾之志而已大開懷抱純是古
意初不見其有他俱未嘗有所學遺萬形而孤狂

超萬濁以立命永吹此香浮動終古其清又至矣
非獨一時薰其風者抖擻臭夢瞋寤矐角直欲挈
此百卉之下措于百卉之上與天地風雷日月山
澤豁其昏滯還我明朗有能天地之風之所不能
似或有過于風之行乎天下入乎萬物故其感動
鼓舞後卉人心浮：然若決水就下必歸于海又
莫先莫妙莫大于此之清風彼怪風巔巔且不能
終朝而此風此意最清而淡最有味最久遠最無
然而不然胡然而然以其有不可泯滅者存焉偉
所南文集

我偉哉吾弗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陵革矣將
何以為吾清風樓然吾之清風樓非天地之清風
亦非有超邁道德之清風特吾自清風其非清風
耳非清之清風而無風非風之風清而無清非在
界為在界鏗錫萬象非窓戶為窓戶玲瓏八絃何
待見披拂草木始超于上棟下宇何必欲驚覺天
人有藉于機動籟鳴嗟大塊之噫氣安能疏而為
此情縱擎天之大柱豈解複而為此屋原不墮于
十二重之間必又過于九萬里之速誰動誰靜消

息出沒無成無壞基址堅密其氣匪天地之氣其
形匪土木之形此意不可得終莫見其推雲送雨
之迹所見苟不高何以空其憑闌眺遠之心莫盪
汰塞而突兀汰塞不見高明而聳聳高明拔木揚
沙之怒號飛廉未悟夫然多景消暑之品題騷人
終為物轉鵬搏鷁退豈從于南北東西而至鼠墜
燕空只為是杞梓梗楠所建欲譬大江千帆寧如
此快何止去地百尺無所不見好翻天上至活之
機輪宏開叔外不朽之規模終歲東南舶檣倒走
所南文集

大海水萬倍岳陽大觀壓破洞庭湖甚于醉太初
冰露浴沆瀣而流芳涼笑彼住蓬萊宮闕壁香冥
而開畫圖別有秋聲空翠撲簌其飛難以并幹麗
樵髣髴其影或與造物游何者為梯不藉扶搖送
居然到頂至潔：于雪至爽：于月晴能更誦大
王所獨之賦至高：于天至深：于泉想應不是
仙人所居之境天籟吹萬不同壙聽物外緒言老
子此興不淺浪傳江左奇才馬牛不相及誠有異
矣星辰還可摘何其卑哉滿鼻生香日：幾信催

花滿耳吹笛聲、五月落梅雖無重疊之間架而
輪奐屹然高映于紫雲雖無作止之時節而意度
穆如自舞于碧空終不以劉琨之嘯以于菟之嘯
以造五鳳之手假合而作其不可作竊勿與元龍
之卧與淵明之卧與賦八咏之詩議論其同而不
相同其實不絢五采杜嚴無清風外之樓而亦不
受一塵點染無樓外之清風吾如是而謂之清風
樓也夫但問得此非清風之清風誰歟自吾昔得
之而為吾也天地風雷日月山澤得之為天地風
所南文集

雷日月山澤道德之士得之為道德之士忠臣孝
子得之為忠臣孝子百姓得之為百姓萬物得之
為萬物四時晝夜萬古虛空得之為萬古虛空非
融握萬古虛空四時晝夜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
德忠孝百姓萬物之機而委之終不得見此非清
風之清風本無清風而為清風亦無樓而為樓其
吾之真清風樓乎安得出世間八風又出天外八
風之人握手登此無清風樓之清風樓相與恣傲
游泳讚罵賞弄非清風之清風也哉

無絃處士說

典午之夢義熙以還滿目不堪吾何以觀淵明見
幾頗早解印息交竟歸去來性剛才拙邈與世絕
數詠高節獨書歲月却喜野老爾汝懷抱願鋤荒
草渡聞斯道尚情夢古流笑覲物自見自心白于
白日非羲皇上人而何或詩焉或酒焉或耕焉或
游焉或著文焉或觀書焉亦寓于無絃琴焉每朋
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其傲弄當盡非凡情所付雖所寓不同：此意也

大江之濤皆晉山林草木森然知之最深歲在于
郊晉徵士陶潛卒後以百七十七年雪心先生美
無絃之意亦假而寓焉淵明苦嗜酒不能琴得其
趣聽以醉雪心不嗜酒素能琴默其聲聽以醒一
醉一醒異哉同領一能一不能異見翻相承昔孔
子嘗告子夏以無聲之樂矣淵明本自曠疎亦或
有契于聖言緒餘淵明無絃琴果何如以吾嘗聞
我之無琴之琴而逆之或得之吾之無琴之琴今
相安在吾心爾不以存亡得失而失焉不以惜于

聽而聽焉吾心融、天趣空而通彼想懂、玄網
蒙而聲宜彼無琴之琴無朕可尋雖無宮商至樂
悠長欲辨才黃狂見荒唐動靜泯亡遠邇蒼涼不
知其方自然成章非配桐以梓可以發授天機不
露萬響如瞽純越邃古曷聞曷覩妙指莫施慧耳
奚為精神不疲志氣不移萬無歡悲一無成虧何
必戴逵焉用鍾期魚鳥何知鬼神莫窺心聽則廢
智聽則疑事聽則瞶理聽則支聽內持聽外遺聽
有隨聽無遠離微墨屏

音

眉俱不宜俱不足以明

之將河以發無機胡不委無心之心于無理之理
拈無琴之琴出無聲之聲無琴之聲琮琤瑤與
一氣同生與兩曜同明與四時同行與萬物同榮
妙此獨清渺于八絃索之弗聞其形迎之罔測其
靈何後而聞無琴之琴無聲之聲古今之人其生
也孰不賦一氣而為命孰不照兩曜而為鏡孰不
括四時而為柄孰不共萬物而為境不出有為之
井不能跨空而騁癡欲鼎三逆走弄影誰激清冷
猛可一省無聲之聲示琴于琴此聲無根託物而

存天下萬物之物之聲也非此物也而此物也非
此聲也而此聲也奚其琴奚其絃奚其聲三者悉
泯于無迹然後吾之心始出吾之心出然後與萬
化冥而為一擊節孤肅浮動幽渺橫握其要似絕
此妙是真無其賞音矣是吾亦真不能琴矣既真
不能琴矣是真無琴矣既真無琴矣是真復何言
哉既真復何言哉此意淵哉玄哉奇哉微哉上而
望天蒼々然下而后土茫々然中而四顧荒々然
詎肯與人同耳而聽同目而視耶又安得不獨抱

此意與之同終同始同生同死邪此是別曲還與
誰聽清而寧和而平天然奇特之經開古今翻滄
溟浴有情空冷：還冥：但虫：之祇聞吾言必
驚使淵明在時親見論評亦當攢眉而相逢迎
今不復見前修典型乃與雪心相遇于衰暮無聊
之濱勿嘆凋零百勇皆冰萬物必待剝落而後成
勿嫌無能之名空活不死之春譬如無絃之琴不
耀山水之音寧枯于至貧斷不可失無絃琴君欲
不寒斯盟切勿辜負陶淵明久假不歸其名不去

曰無絃處士亦宜始者顏延年誅淵明曰晉徵士
又曰宜謚曰靖節徵士南史則曰靖節先生晦翁
獨取晉徵士三字書于通鑑綱目梁昭明太子作
淵明傳曰無絃琴別本又作無絃素琴晉史作素
琴絃徽不具南史只曰素琴第無絃琴三字甚雅
且久響于人口耳間康節嘗品題之禪門亦借用
之詩人多詠之古作弦今從之

送吳山人遠遊觀地理序

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莫不以立心為本立心正事
所自之書

固不吉立心不正事固吉苟不然雖能之非福也
益古今不易之論也今子挾地理學而遊且誓以
大地之心為心是知所立心矣子亦知夫地乎地
未嘗有封畛也而人封畛之地未嘗有彼此也未
嘗有取舍也而人彼此之而人取舍之地雖能生
萬物能載萬物地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地之為
地溥矣子果能誓以太地之心為心則子之為子
亦溥矣子抱清淑之氣英邁之目飛步九州流視
八荒若出空中而俯地下日一歲一貫于心胸竟

不見有他物惟見滿眼皆大地耳直將身而為大地剖大地心髓滌別而細辨之大地雖茫々然盡落在吾子雙眼中故凡所至曰某地如何曰某地如何咸契其事豈非立心之微驗與儻得誓父母之心以為心者與子相見口未言而意先化子必持平日以大地之心為心者心禱于上下神祇期必無愧于所志所學此欣然彼欣然天欣然地欣然天地必開子之雙眼靈子之雙足一踏竟踏于此處地寂而天近山正而水妙龍舞而進角虎蹲

而號於鬼悅乎陰幽人慶乎陽明此奇地也得之
大喜希有希有以此為孝子順孫辦事奇於天地
不與斯人而誰與乎庶幾不負子之以大地之心
為心也是故彼之心既能盡心誓盡至孝之心上
當乎上天之心以為心而此之心亦能誓博至誠
之心下通乎下地之心以為心天地也彼也此
也合四者為一心決當得上次彼之心雖克盡至
孝之心復妄想以利自飽子孫為心而此之心但
以盡所學而為心恐亦得中次彼之人事或未至

而此雖欲神其術天地將封其吉地而藏于子雙
眼之外子縱剖心竭術終歲求之何從而得其地
邪又況後世之人兩偽相對以貌相叔一衣以虛
禮飾其情一貪以大市其術而共失之各以小
智微巧欲盜天地之機可乎不可乎吾嘗以後世
之心試子之心子憤々作色曰吾決不如是惟盡
吾之所志所學而已矣事了而去安肯回顧或不
與我合富貴之人數々挽破我衣焚香致禱求我
駐足我已飄々遁去果如所言誠大異于他人所
所南文集

導子來吳皆不識子之心之學舉足即行見天愈
大見地愈濶終有與子相合者相遇于數千里之
外以心照心一見而醉是真識子者也他年相見
必空天下山水矣

答吳山人問遠遊觀地理書

所南翁福之連江人也落命吳中不與世接久矣
夫何天風吹子來前與吾相見問遠遊觀地理之
事而子又謂某家傳地理學幾二十年以能問于
不能何耶終不成味古人之所殘鈞吾子之所蓄

倒售于吾子陳言汝意想不足以新子之聽既有
問只得破口傾出自己胸中之天以廓吾子之天
勿怪其荒誕無緒不與地理書同也今吾六十四
歲矣二十二歲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于吳
中十一月葬于長洲縣甌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
三年略無他說幼嘗聞我父曰汝祖卒于松江縣
主簿葬于南門外我一兩歲失怙恃莫知所在兩
午歲遊荊州止望祭于南門外我祖宗墳墓俱在
吾連江透裡我終天憾恨不消今我祖之墓不知

何如我父之墓未知其牲又為無後罪人惟有終
天痛哭于固極尚忍言墳墓之事邪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于太朴
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製棺槨自是以後緣情
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朴寧儉寧戚為禮之本始
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于斯拜
于斯也古人胸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久
皆葬皆無疑皆固不合宜未若後世嘖嘖之
支離、棄本逐末侈為肆謬司馬溫公葬論伊川

先生葬說允為儒者正大之論終難磨滅唐呂才
敘時卜宅祿命葬三篇其說亦正才所學則淺陋
也吾每思之天地間山水奇絕之處世間富貴之
人各有氣數安得人：俱得吉地葬之又安得富
貴之人復得吉地世：永享福壽富貴邪天地亦
不肯妄加禍福于人亦安得使人可弄智術移易
天地氣數禍福邪堅欲厚葬吉地決動溫韞竊葬
之心人江南歸有數十年完墳何獨樵兒牧豎荆
棘狐狸之悲乎凡子孫堅欲上穴為安厝計有數
所南文集

十年求之不得者非惟死者不能娶其陰魄而生
者空勞心費財有黑養生送死正理強留死者未
得入土骸骨却為自己他時富貴之謀何孝子順
孫之用心哉抑不思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
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節書法
或書其緩或書其速或書其禮其非禮其過制厚
葬春秋其嚴乎與禮記葬期微有異是為古制必
有以也且地理之說其可考者自公劉居豳有相
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名公先相洛

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語卜者擇其吉也禮記曲禮已有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暨乎春秋左傳書葬多主乎大義不及葬法儀禮記喪祭最倫語葬亦多主乎禮不及葬法檀弓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至于葬獨不深長思之何與又當思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親之道也孔子曰葬欲北方北首三代之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鄭康成註謂地藏為葬也是

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
游問喪與夫子曰稱家之有亡有毋過制苟亡矣
還葬縣棺而封同窆謂無則便為窆東棺直下而葬
也孔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厦屋如斧馬鬣
封也孔子以延陵季子習禮觀其葬長子於贏傳
之間孔子曰其坎深聲不至于泉謂度深得宜曰
深此即孔子之葬法也孔子合葬于防封之高四
尺從周制也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槨五寸孟子
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棺槨大向俱當厚也莊

子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則周末已重卜葬之吉由
矣漢興風俗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輩卜筮之斷
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當也淮陰侯布衣
時貧無以葬母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
者太史公聞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
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術盛行如羊祜
猶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
年當致天子等說久相傳為美談地理家謂始于
所南文集

赤松子青囊書錦囊書孤首經樗里子青鵠先生
郭璞一行師表李曾揚輩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
書已為火取去今所存孤首經為第一書通後其
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厝咸以此事為重誠不
可廢流至于今耀為奇術子毋以是而動心乎欲
以市道網利則不可欲以陰陽存心則可有足力
無眼力則不可有足力有眼力則可欲之天下四
方觀天地造化觀天地氣數觀天下山川觀天下
人物觀天下風俗觀天下文章觀天下萬事觀天

下萬物則可子正少年銳氣英發宜為古人宜學
儒者不優于儒者不足以通天地人也吾其人也
吾之上即天也吾之下即地也中其中者吾也以
其中仰乎上則蒼穹高懸尊不敢望以其中俯乎
下則大塊橫陳近可諦視足力所到目力所窮了
不可逃于吾胸中既不可逃于吾胸中即今雙足
之下尺寸之地來龍從何發源若不能見吾雙足
之下來龍則不知吾眼底所見八方來龍若不見
吾眼底八方來龍則不知此縣此州衆山衆水一

丘一壑各來龍若不見縣州山水丘壑各來
龍則不知九州五岳萬山萬水各來龍則不知
至遠八方遐陬絕域四大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洲
潭諸國不與南閩浮提中國接壤之地各來龍
畢竟畢竟不知渺茫無邊大地大海全體來
龍欲知茫茫無盡無盡大海大地全體來龍
胡不以仰觀俯察近取遠譬之理反覆精思天地
之全體更反覆精思之後反覆精思之求于必
悟以通其太妙者大禹隨順山勢濬導水脉因

其地理支派別九州以治水本不論天下地理形勢南揚北冀東青西雍中間周圍三四萬里為堯之九州天下尚書以積石為河源苦不遠窮于析支渠搜之外周禮大司徒求地中以建國周知天下地域廣輪之數遠不出于九州之外唐一行以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其北戒自三危負地絡之陰屈曲入東北至朝鮮是為北紀北紀為胡門河源為北紀之首其南戒自岷山負地之陽屈曲入東南至閩中是為南紀南紀為越門江源為南紀之所南文集

首兩戒乃雍梁以東兩支山勢兩支水脉只是論
唐天下十道之形勢更自三危而西北幾萬里方
至崑崙山始是黃河之源漢使張騫窮河源續博
物志謂騫至宛夏間見河水初示達其潛發處小
崑崙山宛夏間至大崑崙山尚極遠桑欽水經謂
崑崙山去嵩高山西北五萬里高萬一千里淮南
子博物志其高如之司馬遷班固咸贊崑崙山高
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正是大崑
崙山其上即釋氏阿耨達多池流出四河黃河居

其一東土之山勢咸自西北大崑崙山迤邐而來
至王屋太行飛狐上黨諸山為東土天下之脊自
大崑崙山更西南幾萬里以上方是西海倘不能
盡論南海之南北海之北東海之東西海之西非
大地之全論不知其大焉知其微者以何為體
不知其近焉知其遠者以何為界知地而不知
天知天地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地知天地人
而不知萬物非知天地人之全論天不獨為天亦
不自知其所以為天地不獨為地亦不自知其所
以為天

以為地人不獨為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為人萬物
不獨為萬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為萬物徹見三才
之機互而萬之則三才之道妙矣天形圓而完其
體則正故能範圍造化冲大全之體則以日至天
頂為午日入地底為子地形方而平其體則偏僅
能函載天運內下半之體則以極南為午極北為
子天道雖左旋天氣則下降地道雖右轉地氣則
上騰地勢雖散漫平走八極而向東向南最低最
弱最薄地運則在地中密移東西南北而不定地

外地之全體則在大海中隨春夏秋冬遊而有
準然地之正體以下以北為正丙午壬子正當其
正山亦地也為陽中之陰而峙水亦地也為陰中
之陽而流山以南為陽以北為陰水以南為陰以
北為陽山體雖鎮靜其勢則活動水勢雖浮動其
體則平靜東土水勢雖東流東海潮勢則西上東
土山勢皆自西北大崑崙山積源乾山為山之正
位為先天之艮山後天寅為艮山亦為山之正位
大崑崙山西山皆西向水皆西流南海北海東海

西海之外諸山皆深以遠自海底而來突出未
易評論決非山海經所能盡知地之陽氣盡從地
底而上故純坤之伏卦為乾山之陽氣亦自地底
而上由卑而高陽氣直達山頂故艮之陽畫居最
上爻冬至後陽氣盛水土漸重夏至後陽氣衰水
土漸輕坤雖柔也

翕則歛而歸根闢則散而生萬物當夏至一陰後
至閉塞成冬時地氣亦上騰但至深至微至密耳
午時後亦如是以天地間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

行之造化也而人亦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
氣脉也而坤地之妙用亦未嘗有一息頑靜而不
流動也潮者海水還歸尾閭之底為潮落大海氣
脉吸而入也尾閭外之水湧出大海之上為潮長
大海氣脉呼而出也良以望夕之月受陽光正滿
則望夕之陽潮直至子時正盛而正滿晦日之月
選陰魄正滿則晦日之陰潮直至午時正盛而正
滿世傳初三十八為潮大信猶如陽極于夏至而
未月之末熱愈熾陰極于冬至而丑月之末愈
也列月與潮與人身中陽精藥物體雖不同而同一

造化又日月五星行度一切星辰一切風雲雷雨
等又陰陽五行八卦八門九星太一十六星等又
劫數年月日時：節氣候支干方位一切吉凶神
殺一切天神地祇一切諸法一切造化妙用無窮
無盡皆一：各：變化不同又天下無盡世界地
不同山不同水不同一丘一壑相距不多步又鑿
深或間尋丈土性土脉土色土味土聲水性水脉
水色水味水聲石性石脉石色石味石聲一：不
同各地所產禽獸所生草木以至種：萬物其狀

其性一、不同三才萬物萬事萬法萬變萬異無窮無盡一、各、不同其不同一、雖不同一、莫不皆有倫序文理支脉一、各相背而馳不相統不相合不相通不相同自生自滅自始自終自形自色自性自命各為絡繹各為經緯各真一切各辨乃事非真不相統非真不相合非真不相通非真不相同不同者不通者形也事也通者同者理也氣也數也莫不皆自宜其宜也莫不皆自然其然也皆所以錯然倒順彌綸宇宙以立三極也

天地人萬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皆一理也一皆以大造化為本大造化以何為本以真陽生意為本天以之散為萬象地以之散為萬物人以之散為萬事其根源一。有冥乎至深至深玄微之中而事業一。我見于無盡無盡廣大之外其實皆原于真陽生意也真陽者體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離也不偽于偽曰真不陰于陰曰陽不死于死曰生用之無盡曰意故曰真陽生意其天地人之神氣乎其天地人之命

蒂乎不以古今變不以頃刻停鼓舞萬化無有終
極其機或焉滯天地閉在人則病其機或焉息乾
坤毀在人則死列子曰天地空中一細物耳人又
天地中一細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機甚
微其氣甚深其體甚真其用甚溥可以與天地並
而參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猶吾身也地亦猶吾
身也今吾之身相與生其生者皆十二經脉奇經
八脉行乎至深至妙之中層負萬氣支縷萬脉統
緒相纏首尾相銜次第相軋玄妙相應貫頂貫踵

縱橫維絡五臟六腑四肢九竅周匝循環呼吸吐
納灌注并榮流通榮衛氣血筋骨精神魂魄三百
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以之為身其妙未嘗不
相通也以之為穴至于種々之事其妙用又未始
相同也此所以為一身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是
者乃吾身中下丹田先天先父母一點真陽生意
流行之妙也其人之神氣乎其人之命蒂乎當天
地造化真陽生意動時人之三焦之原十二經脉
之根本雙腎之間下丹田至深々至微々之中一

點真陽生意先動任督湧泉一時俱動天地人萬

物咸同此真機而相通焉

雙腎之間為下丹田出神景內經馮珏註難經

八難下註引之甚詳黃庭經脾長章註引人能通玉曆經亦然又道藏別經處之皆同此說

真機之妙得此真陽藥物聚則成丹不聚則不成

丹乃妙于人者之聚也粵自判重濁為地之後柔

者為土剛者為金頑者為石英華潔茂者為草木

雜氣為物秀氣為人皆依于地而形其形者也然

皆不識地之所以為地能博厚無疆發育萬物何

所藉而能如是孰知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

所南文集

泉相間為九因而曰九地九原九壘九泉也層負
萬氣支綫萬脉柔順鞏固盪化流躍斜細其軸互
為鉗鎖深運其機密相索籌張布玄網維絡地根
非金非石非水非土并萬經攢緯織牢泉不
可解重々不相礙綿亘持抱幾千萬億里無邊大
地懸浮于茫々無邊大海之上以之為地其妙未
嘗不相通也以之為穴至于種々之物其妙用又
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為大地來龍之關鍵也其能
如是者乃大地底至深至玄先天先地一脉真陽

生意流行之妙也其大地之神氣乎其大地之命
蒂乎此下鎮地根之大寶也真陽生意躍為浮散
流溢于淺之虞則地氣泄而虛耗不用之猶不
足亢百事皆不宜真陽生意妙于凝合反抱乎深
深之根則地氣密而柔實雖費之亦有餘在天下
則太平在人則壽則為神仙真陽生意其天地人
萬物之福基乎淮南子博物志所載地下有四柱
三千六百軸非真有其形聊借譬喻真陽生意有
大力量負荷世界支撐斡運也蓋該大章所步幾

萬幾億之多非真有其數不過測量博厚無疆之地勢也又如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亦孔穴之至大者可以通仙靈出入之路洞者空也通也洞而為天也純是陽氣結而為骨潛自崑崙分跨海外洞：相通犬牙相錯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只是
一洞外無隙罅內有光明不令凡穢密貯妙暖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地底真陽生意凝結流衍之妙也三十六洞天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三十六穴不可針七十二福地不可葬如人

身上有七十二穴不可灸俱禁穴也洞天福地神仙長生之氣不可以尸氣犯生氣也其洞中四通八達之路為大地來龍之骨與人脊梁四肢節相柱有筋附骨絡之外寔而無穴中通而有陽髓之意相同世人肉眼不見身內支脉節：有條理竟以此身為塊然之肉世人肉眼亦不見地底支脉井：有條理亦竟以大地為塊然之土殊不知天地人萬物皆有文理支脉烟縷冰漸壁裂瓦兆尚有文理謂之地理獨無文理支脉乎曷為地之所南文集

文理支脉其來龍者地之根源所自本也又取其
勢如龍之來蜿蜒活健也勢之大者厚德載物次
則廣濶坦平委蛇坡陀嶮峻崔嵬之狀也支者勢
之分也又外則路之所通內則脉之所貫也脉者
真陽生意流行之迹也穴者地氣山勢來龍支脉
真陽生意之妙畢聚于此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
窟也此穴之能福于人者真陽生意凝結不滯活
動不流之澤也穴者竅眼也針穴灸穴非竅眼曰
筋曰骨曰肉不曰穴葬穴非竅眼曰土曰石曰泉

不曰穴以其能通不能通內外氣脉之機為義高
土為頃兆域為墓郡宅所兆也兆朕也謂地之一
罅微露造化毫芒妙處即竅眼為穴也與鑿井無
竅眼通泉脉則不為井之意同鑿井橫出泉眼來
處近淺而易竭水味汗泛直出泉眼來處深遠而
不竭泉味清甘土實水妙土虛水濫方、處、鑿
井者見地下土與泉各、層、色澤氣味亦難盡
其說泉之正直而上曰檻泉縣出曰沃泉謂倒溜
而下也側出曰汎音軌泉湧出曰瀆泉所出同所歸

異曰肥泉所出異所流同曰瀆泉井無水曰胥井
水一也以泉來處不同而名不同味亦不同也山
地一也地脉陽氣發源不同有散出者橫出者直
出者曲出者半地出者一脉分衆脉者衆脉合一
脉者地氣竭有穴無脉如胥井者甚類衆泉之各
異出而異名也山勢以橫走而來地氣當直上而
出橫者束之勝則穴深直者漠之勝則穴淺地之
陽氣勝為有餘山之形勢勝為不足山地二脉紐
結均平為蕪美其間之脉山勢互橫互直互斜互

曲互正互偏互相缺比種、內異脉外異狀不同
又過于泉脉多、以是聚而為穴又一、不同有
山勢地脉相逐相軋相束相入回抱真陽之氣倒
溜結秀于地中者此歸源之穴也此最難得難識
發雖遲葬之久、子孫終有奇特得道之士穴之
為穴非千萬可悉議其所以為形勢氣數者形者
天生其物之象也勢者物情前陳之狀也氣者天
地萬物盛衰之候也數者天地萬物盛衰之限也
形勢乃天地萬物之部位氣數乃天地萬物之機

括形勢外也。氣數內也。一切形勢卒難自變。盡是
氣數。逼之換骨。形勢雖奇。氣數未來。無以發其妙。
趣有華麗之屋。在焉。無富貴之人。居之。綴華麗之
冷。其如辜負此華麗。何。地乃陰物。乃寒物。乃查滓
物。而于陰寒查滓中。得陽和精華之妙。非寶而何。
非真陽生意。而何。此真陽生意。實自深。地底根
源。而來。與人之一身十二經脈。奇經八脈。遠。自
下丹田。任督維蹻諸脈。根源而來。見于骨節及膚
之止。而為穴之勢。頗同。天地人造化之機。悉不在

外悉在內悉不可見悉不可知故妙故神世人焉
得見之焉能知之地理之法又與針法同不知醫
脉者則不知病不知病者則不知正穴毫釐之差
即不得穴或得其穴針之無法淺深不中度反病
于人不知識真來龍者則不識真形勢氣脉不識真
形勢氣脉者則不識真穴大地茫々然不可尺寸
量或坐向不當或失于東西南北之微差或深淺
不中度皆不得氣脉之正形勢正而氣脉完者唯
一穴祔葬則分矣祔葬即合葬也祔葬亦有離合

之分衛人之祔則離魯人之祔則合謂擲別墳之
分也詩云死則同穴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
以來未之有改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
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意不欲死者戀之于所
私乎子孫附葬于其下者皆受正穴之福澤也葬
骨殖初無偏正勢又輕矣葬衣冠杖履則寄誠也
盍取形勢正而氣脉完者為善形勢雖正雖完雖
妙氣數已過非吉也識形勢易識氣數難識穴尚
易定正偏淺深尤難纔過形勢氣數得其大體正

以主之衆者客也主為君客為臣君居正位臣伏
四方須當熟視偏正不必苦泥末節穴不真位不
正不可作如是說若人平日心地不開眼力不真
臨時微差其意則龍側虎倚風擊水衝關係不小
風水有渙散之象山風有蠱壞之象風能扇播地
氣夏至以後風自上而下漸々吹來直入地底曾
有為巽風吹側墓中之棺者水能衝地氣能泄地
氣能截地氣使山地氣脉直從水底過地而去亦
能回抱地氣映帶地勢凡當要衝處俗諺戒之如

當風門水口遂相翫以為看風水最忌無情之風
無情之水無情之山無情之地內無含蓄則直則
露則無情則不吉以其不能聚真陽生意而為神
氣也或微拱而不聚或聚而不凝不活者為虛位
為盲穴似聚者暫駐而即去微有滲漏便不完實
真聚者凝結而不滯活動而不流者為真穴其真
自千里百里十里從他山分勢舞來至此歛然而
止或自地底發源深、直上至此欣然而聚多有
真似種、物象之形者或平原曠野間或水底或

石罅別有奇異有非人盡可窺眈其深邃之妙者
其地之上也外欲密而內欲敞欲常見日月欲不
索陰陽欲最茂草木欲不生蛇虺勢欲團簇氣欲
疏通意欲清美色欲明淨脉絡欲雄健深厚而不
露骨肉欲勻實柔淨而不枯骨者石也肉者土也
大體欲左右宛轉擁護環繞碩戀有情如朝王者
然後為佳使其地氣支脉湧沛而透為一竅山勢
來龍旋折而注為一窟兩宜相入通而為一停涵
蟠蓄衆妙細縕凝結而不滯活動而不流其地之

下也外必柔而內必化土重而體清紋細而髓深
 暖如春氣如雲潤如瓊漿如金流泛甘香不與土
 同羣奇雜瑞叢然相獻內外四方靡不相宜其一
 山一水一丘一壑之神氣乎其山一水一丘一
 壑之主住乎環視此外皆奴僕爾一窟雖密其止
 必有瑞氣其下必有靈物一窟雖微其餘潤所及
 或數里或數十里莫不隨其地氣支脉山勢來龍
 相宜情態委蛇踊躍遠近大小清濁淺深高下輕
 重盛衰通塞之勢之意為地為穴之優劣勢之所

駐為止氣之所會為聚止而不聚則非穴山脉地
脉不止則無穴果能抱真陽生意之妙止而聚則
為穴此妙于地者之聚也人多看山勢之止不識
地氣之聚山乃附于地者也當以地為主平原曠
野間當獨論地下氣脉氣數多不喜平原曠野以
為無形勢可取正緣不見地下氣脉氣數盛衰端
的爾平原曠野間忽得清暖妙潤之地雖不如山
之高峻而遠于應驗因其平坦極是耐久而平穩
是以古者葬之中野也先論地氣然後論山勢乃

為全論山勢露在外易見地氣潛在内難見止以
山言聚以地言易萃卦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聚之義妙矣哉天者大造化之聚地
者山水土之聚都邑者人民之聚山者土石之聚
海者水之聚聖賢者道德之聚儒者德行本學之
聚佛者福慧之聚神仙者純陽之聚男女者父母
媾精之聚富貴者福德之聚一切諸寶貨造化秀
氣之聚皆聚則妙不聚則不妙聚則富貴而有權
不聚則貧賤而無權大聚則大妙小聚則小巧久

聚則久耐暫聚則暫美大凡陽氣聚則暖：則生
精神生萬物陽氣聚為生為吉為福陰氣聚則寒
寒則不生精神不生萬物陰氣聚為殺為凶為禍
不可不辨陽氣浮于淺則為暖陽氣極其深則為
熱人之水臟之下極熱不熱不足以化諸食不足
以運諸世事地之水輪之下極熱不熱不足以縮
諸水不足以消諸陰氣萬物之生其受氣雖偏而
雜只是藉此一點暖氣以生其生真火即真陽生
意也為三才萬物立深：之壽根也深：者不外

其外而內其內也。世人不論內論外。高人不論外論內。富內貧外。強內弱外。勝內不勝。非福非壽。非根本之論。有能一觀直透數萬丈波濤之底者。方見龍宮海藏。分明可唾手取。第一顆鎮海明珠。有類如是之地。不生奇特之人。必生奇特之寶。所以佛仙勝迹。鬼神靈宅。多據山水秀異所聚之地。可以赫其靈。可以尊其神。葬者可以妥其魄。可以昌厥後。皆天地山水真陽生意。氣脉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妙所致。其天地人神氣之流慶乎。縮想

周易聖人為棺槨治葬之法翻巽初六為兌上六
是為大過卦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雖
始終乎陰也包乎外初六上六之陰畫包乎內二
三四五之陽體是拱其陽而聚之于內也始于入
巽之陰終于悅兌之陰巽開陰卦之始又兌了八
卦之終事始可以終乾父坤母之大事能了父母
送死之大事當以外拱其陰以包之內聚其陽而
實之、地而葬焉則死者入而悅矣有歸根還源
意孰曰游魂上古葬之中野者何中野者非獨指
所南文集

一處凡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在莫不有天地正中之位天地正中之氣外而得地勢之正內而得地脉之正其真陽生意之機之聚寧不在是宜東不東宜西不西宜南不南宜北不北宜高不高宜低不低宜深不深宜淺不淺如蓋覆函分毫不差微有參差即不相應皆非中也氣數已過氣數尚遠亦非中也中則和不中則不和：則真陽生意聚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擲取大過皆寓葬法於言外諸葬書盡不議及此若地理四面形勢

似乎潮落吸其真陽生意歸歛地中密拘于內是
為葬者之穴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潮長嚙其真
陽生意浮漾地上流潤於外是為生人之居此陰
宅陽宅之分也若倒用之力則臧矣開闢初心發
而為真陽生意以溥大化天地尊位山澤通氣本
不為葬而設本為生民立極鼓三才萬物生死之
機開斯世無衰無疆之運先古氣清後劫氣昏此
意玄蹟存于不論一郡有一郡之形勢氣數一縣
有一縣之形勢氣數坐向前欲正而朗後欲實而

厚高而不陷左欲昂而長右欲低而短分而相向
捧盤獻珠怪其光明燦爛見者顏面亦生紅潤地
欲厚土欲重古人每稱土輕重驗地岡厚薄立郡
治縣治宜於坐鎮四方潤澤生民地下氣脉所聚
者大則為郡為縣人物所聚必繁盛陽氣不聚則
土弱而地無力不宜勝載世事陽氣聚則土實而
地有力則地與人相宜而生福聚之小者為穴而
為穴之形勢氣脉則欲歛束山之與地數里數十
丈之形勢氣脉聚于或一二丈或數丈之餘愈密

愈妙桶地藏寶貨于不露形像葬者冥竊天地真
陽生意一罇之暖自然宜其後人吉無不利地亦
欲厚土亦欲重一郡一縣之間可居者多可井者
亦多居而奇則少井而奇更少欲求穴萬或一二
真陽生意散而流行天下無往不在無往不生草
木萬物然氣聚處少聚而為穴者真陽生意之小
小至微一芽爾其大本則垂蔭十方無盡衆生世
界抱朴子云天下一郡一縣一鄉一里一宅一房
各有生地各有死地又兵家兵書多論天下戰守

形勢其說應機出處便宜行事難拘其說如荊州
永州息壤不可犯之淮南子謂之息土又地形之
小異也廣南之地頗有惡戾之土葬及一年骨與棺
盡朽為土四裔遠域更有麓硬惡戾之土非正氣
也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坤以柔道為正土柔
而細潤則吉土剛而粗硬則惡山氣多剛地氣多
柔、勝于剛乃吉唐末遠方或以五色帛或以器
貯活魚埋之一年發視其魚生死五色變不變驗
其地美惡其瘴殊甚昔有至人教人待大雪中看

雪不積處是穴又有至人教人執火把走遇火滅
處是穴乃陽氣散漫而出不容火燃也又有至人
教人燃燈于所指之地看燈不滅處是穴乃一縷
陽氣勁緊直出隨一縷燈焰而上不為風雨所滅
也如數里數十里之間山地四向背砂礫冷瘦之
土忽其中一團或一二丈或數丈乃清暖柔膩之
土至吉地也此皆論地下造化也皆真陽生意之
聚之妙也水圓折者有珠水方折者有玉此其似
也不止于此地運山運將興素有市狼盡！自去

却與人相宜而生歡愛心如增如漲如地下蓄
有情于生春地運山運將衰叢無蛇虺哉亂生
却與人不相宜而有損害意似偷似陷似地下索
索有聲而走氣非有高明之人見以見外之見即
古山水開新氣象剖其精玄則失之矣唯是玄間
萬事年改月換日變時化山：別水：別處：別
方：別氣數別變化別興衰別久近別一別衆別
別：無盡祇將別以益別竟莫別其為別以何別
別之法別其不別之別應笑盡走于不容不別之

萬別世竟不識別有非別非：別之地在乎山阿
一天之妙無盡四時之氣常和八方之風寒莫入
數畝之土宜最多樂哉斯丘絕無偏頗宜以菟裘
遯世婆婆宜以窀穸瘞瘵嗟嗽過于鐵函牢不可
磨縱有萬別其如之何不過至人意終不決至人
開眼一照洞見天外天地俱新山水俱活一指：
定不勞再指更不求其契合于一切法而自然契
合天上陰陽五星九星四時地下五行八卦八門
九宮二十四局三十六將一切造化何用安盤下

針擬議來龍定主賓分拱按形勢諸事又何須移
路避衝改水換勢種樹補缺培土為照樣飾諸事
世率以五行之山各二十四局總過一山一水若
差一步十步又各有二十四局互換作數山數水
之用互換為主為賓為龍為席為風為水互飛天
星互移八卦互開八門互飛三白互為不儀人各
出奇術人各出奇見展轉發明各各曲折山水形
勢歸于輪盤格局之中為千之萬之山水妙用此
為移尺寸之差盡換山水之勢頓別禍福之應乃

人為之穴也寔非山水自然真穴也此意相蔽已久難可遽改若用坐東坐西則陰陽相差坐南向北則位置顛倒陰寒極重後人以枕所坐之山即為北首非北首也非天地正位也縱別有至奇特處不得已而用之終減分數何況不深討細論分金輪盤諸格局法只推測得世上尋常五行生旺格局未足以見地下真正自然氣數大地廣博氣脉紛錯糾纏潛走地下自然變化自然奇特一處一各一自然不同詎可以世間奇見活法移換

拘束自然造化以三年一步十步一世種種諸法
移易氣數勒為定驗山：水：處：方：氣脉氣
數有時遲有時速有時進有時退有時然而不然
有時不然而然又一：各：皆不同于不同果可
以輪盤籌策美以活法局以定驗推測之手天靜
無風一鈴獨鳴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以心通知之
亦似以風角鳥占知之不以尋常推測法知之而
乃寫為山形板成死本纂為格詩釘作死句爭知
天下事盡在一毫上錯過好事易泥死法當開活

眼勿執外境當察內情勿拘小局當觀大體千丈
為形百尺為勢其見亦狹矣目前之所謂葬者不
過取山水微有格局處不問無真來龍不問無真
穴不能細論主山妄誕指東畫西誣合遷就立說
只怕地下有石有水深鑿不過按天星九尺為例
却令多增新土培高為勢終是客土氣不相合江
南墳墓棺槨去土多止三四尺豈治葬良法夫子
封墓謂不可弗識非為培勢從古封墓論壽焉敢
過制歟忍聞江南之人子孫零落掘焚取物賣地

風俗惡薄可嘆及不如楊王孫立于嬴葬也古者
葬法俱不用石槨塋槨亦不用柏梁槨板四圍並
不甃砌但以周圍厚木棺槨深懸棺下葬不用
槨亦可最以潔為妙不啻影迹與後人知始佳古
今天下處葬法各不同獨此法最簡最妙只恐
父母無治命子孫決不肯用此法舊以厯青和油
煎編刷棺外又黃泥石灰或查和槨却周圍實之
久則如鐵極可取謀葬者當薄葬棺內無物棺外
葬不華飾又當漫山無迹只可遙望拜掃庶或其

可世人獨目力繼心思略見地上分毫氣數不能
徹見地下本體造化猶相人之形貌醫人之疾病
者不能徹見人之靈臺五臟豈善相也豈神醫也
世人既見不分明不得不再四為避凶就吉謀孔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釋名曰宅擇也
擇吉地而營之也聖賢教人擇地而居之道也若
夫橋踰淮而北為枳鸛鵲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及
蟻遷穴鵲巢避風避太歲之類萬物各有所宜萬
物各有所不宜禹貢任土作貢職方氏九州所宜

歷代貢各州所產皆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易亦
論及天地之宜象物之宜與地之宜使民宜之月
令亦論來歲時令之宜大司徒以土宜相民宅與
夫七月豳俗皆論天時地氣人事之宜與不宜陰
陽家諸法諸卜皆論與此事宜與不宜考工記論
天時人事獨歸重此地氣然也真的確論本乎
地者親下故爾地氣非獨能變物之美惡然頗能
移人之性情其地宜佛宜仙宜儒宜富貴宜豪傑
宜人民宜于清粹重厚者吉宜于濁惡頑脆者不

吉種、人事所宜不同由于地土清濁剛柔變化之氣種、不同而然司馬頭陀識骨人不宜住肉山而識為山主之奇驗是已或宜于此或不宜于彼或宜于古或不宜于今皆地氣使然也山勢地氣宜于葬者則宜于存者論地之外山地却要分明一依風俗古例存者立陽券問人買地又立陰券問土神買亡者葬地明示疆界出告神明苟不宜客鬼爭之土神訶之官訟陰譴纏綿子孫乃存亡事理財物不正直分明所招非山地風水神殺

之咎偷葬者有福無爭無咎葬之不宜則為僵尸
地寒氣滯骨槁肉堅之故肉軟者非僵尸暖則化
化則吉况葬以藏為義人之藏物必藏于深密完
固之處不為人竊鼠偷則物永久葬之藏骸當藏
于暖密完固之處渡藉山環水拱則墓永安更亡
者在生德行精神完固無失宜潛陰神瞑如入定
歸宿深密鞠育靈活一窩暖雲漬醒冷骨寐以養
幽獨妙于遊冥漠何當躍滯爽於去夜開生顏于
尸解次則木甲纏身笑面如生此大不易得否亦

過于南面王樂也非此暖意則太陰何以煉形真
陽生意之妙一至于是以宜後人以安以壽以
富以貴父母子孫一氣潛通幽明孰能間之人之
欲安欲壽欲富欲貴者固天下所同欲也抑又當
思天有時地有運氣有盛衰世有古今天上劫運
世間莫測而三元甲子一周一百八十年天運一
小變地運一小變一丘一壑一紀十二年亦一小
變小則地脉山脉或移風路水路或轉土有增有
陷石有長有泐又或掘鑿燒毀坍塌又甚則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又甚則萬方易俗萬化易位又甚則桑田變海：變桑田大則復混沌復開闢混沌開闢無有盡期造化氣數一回天溥真陽生意以福于人則地氣通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潤人物亦清正賢慧鬼神鳥獸亦咸若萬物亦咸多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清造化氣數一去地收真陽生意以還于天則地氣塞一方之水土俱苦澁枯寒人物亦愚陋惡逆鬼神鳥獸亦不寧萬物亦衰乏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溜頑祥妖孽可

以前知人生無慧目慧耳慧性則不能見一切先
變之色不能聞一切先變之聲不能察一切先變
之氣不能辨一切先變之味以至一切處一切事
一切物一切俗一切人一切心種：先變之兆外
雖如然未變內已隱然先變小則數月數年前大
則數十年數百年前已兆之矣如史記秦檮里子
已先知葵章臺東後百年有天子宮夾我墓所言
奇中非獨此一人一事亦非獨一丘一壑一物一
事一家一郡消長之理如是天地氣數大體消長

之理亦如是人與萬物尚未變獨地氣先變蓋地
為萬物之母也真陽生意盛則地氣盛萬物壯實
而耐真陽生意衰則地氣衰萬物槁弱而不耐或
消或長難以定論如海中沙渚或東湧或西沒如
空裏雲霧或雨出或晴收又地水之外渾是金銅
之氣乘而為輪自然天下八方地底無往不當生
金銀時未至氣未完體未堅物未出彼長此消古
無今有各有氣數悉難以定論自古帝王建都下
而小邦外化立國徃、不同原於天時地利以和

各：與其主盛衰氣數之所感召三者有十不完
則王氣衰歇古今天下三才萬物盛衰生死之運
處：亦各：不同天地日月尚終歸于壞特歲月
劫運久近不同耳安有一定不易之人事亦安有
一定不易之乾坤邪亘古不壞者理也真陽生：
之意也欲知地理之脈絡又當知地運之盛衰又
當合天地人萬物之全體逆參其機括而擒縱觀
之或得其樞要焉豈可獨委之地理而不究天人
之理也固是天下山水頗多吉地率皆天祕地隱

神藏鬼匿不使世人窺見其處其出也自有氣數
決待吉人與之非天地私與之吉人自與之也太
公五世及葬于周禮不忘其本孤死正丘首仁也
成子高不肯以死害于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鬱
鬱佳城有主久矣當時盜眼豈不欲竊滕公吉地
似定數也孫鍾感三官下教其葬不亦重乎非設
瓜也二人皆陰陽也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
有也是以為惡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斷
不許無德行無福之人私竊天地之寶以壽不仁

之富貴至人未嘗不見之未嘗不知之決不輕易
漏泄示人況無先事而知隔物而見之術又無透
空破地藍碧方瞳之人曷能源流天地人萬物一
脉真造化乎其不能遡乎真造化者以舉世之人
紛紛萬學一、盡走于不相同之域而未造于未
始不相同之天同其不同不同其同、其同不同
其不同則不墮于同不同之偏不同者三才萬物
紛然妙用同者三才萬物本然真體初未嘗同未
嘗不同也惡可以天道地道人道物理一、一切

之不同者惑亂其胸中之天耶庶幾不泥于天地
人之迹而通乎天地人之蹟也此匪術也理也三
才萬物之理本一致也欲造一致之妙必推其精
粗而格致焉譬如乳出酥、出醍醐至醍醐則極
妙矣陽氣者一切有形中之至精者也是猶醍醐
也道家謂之水中金藥物也天地人萬物萬亨萬
法之各、變化不同也果誰為之今論其全體全
然同是一真陽生意千變萬化而為之其先天先
地先父母者也真陽生意果誰為之超此難言也

按圖索駿泥形取像真死漢寧足以語此道世之所傳所學只是世間法縱得真傳妙用奇訣亦世間法不涉于世間法而得之始為高眼苦學三十年不如點化數語又不如一變華覺之眼又不如一片玲瓏之心猶未也難哉又况一切世法上聽上天所行又隨國法所轉又審世道汙隆又逐人心正邪尚之則靈不尚之則不靈又當識其時宜也斷以不疑為上通達之人皆可不通達之人多忌諱此陰陽家諸法不容不存第人鹵莽難聞其

妙又不可苦溺其說又當觀人力量見識德行福德為何如遇其地或太過而其人不足以當之亦不可天地至大萬物至多惟一至公之理行乎其中天且弗違安有私心然彼一各有分劑一各有法緣當以真情實行盡力行我之正大契彼之氣數忽然眼開見奇特造化欲加一毫人為不可得矣特地理云手哉道家謂五岳之外有別五岳鄒衍謂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列子謂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于天地者乎釋氏謂南閻浮提為四

大部洲之一娑婆世界為華藏二十重世界中第
十三重諸世界中之其一此其大槩也恣情瀾翻何
有涯涘是誠不可以聖智測度然天地依風、依
虛空虛空無形無所依天地虛空根蒂安在必有
剖破天地虛空根蒂者視之而笑且置此說尚有
一則語頗費分疏昔迦葉示滅窣堵波至今在天
竺國雞足山中迦葉親抱釋迦佛金縷袈裟真侍
彌勒佛下生而付焉其事極速極速當時止是何
次又如何不隨天地山川氣數遷變邪理邪非理

邪數邪非數邪子當努力行四方子當努力行四方一旦鐵鞋根新會遇無苦大丈夫歷三明以告子何止三教九流萬方萬法要旨大地山水衆龍天地人萬物陰陽虛空根蒂而已子終身之事畢矣子當年記其語待歸以告我

辭吳泮請儒師書

某頓首奉書于吳泮廣文先生某幼嘗聞之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又聞之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子雲退之能言之猶未倫也昔

人莫不皆難之不啻涸鉢漢何由通此六者之意
乎數十年來欲弓不箕欲治不裘顛略固滯喚鐘
作甕十字九錯百事千謬叢萬拙于一身宜乎化
為凡民併與早年所讀所見之書一翻一却甘于
老而貧而病而死而已矣面視古今萬夢不直一
攄指胡為乎倏焉卒于萬古蒼茫之外摸着虛
空如小物忽焉破想于一毫玄微之中笑看陰陽
妙萬象或與青天白日互相斟酌或招山光水影
交恣飛舞自我其我不他其他所以被破跣走狂

歌醉笑於雖與人語而不與人同語雖與人行而
不與人同行之古路張三癡終日竟歲獨遊而
莫知底止亦不知世間何如謂之世間又胡為乎
一旦欲移之于詩書禮樂之傍果可以世間法縛
之乎尚髣髴記得數十年前我父有言曰夫子之
道大如天六經之旨深如海吾老矣何足以知此
今又渡化而為野人矣是誠無所用矧茲吳中土
風清嘉羣彥汪洋其來久矣至今諳如惟廣文先
生以斯文為重陶中三外野人鄭某頓首

三教記序

我自幼歲世其儒近中年闖于仙介晚境遊于禪
今老而死至悉委之第邇來三教淒涼甚矣不覺
數、為之動心各因其意作三教記何風習之尚
未忘邪然期望天下後世之心則深矣切矣吾其
絕筆於斯文乎

早年遊學泮宮記

我自三十六歲科舉既斷之後絕不至于學校又
三十二年終不能忘其為儒也昔五帝三代皆有
所南文集

學也禮九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鄭康成以先聖
為周公孔子固是周之舊典至孟子出始播告宰
我子貢有若之至論是以儒者皆願學孔子及漢
興高帝五年至魯聞弦誦以為守禮義之國七年
樂行儒者叔孫通所定之禮是以十二年過魯不
祠周公而以太牢獨祠孔子皆不能忘其所宗也
蓋吾夫子之開道統也雖不外于祖述憲章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意然以此道大開古今天下君
臣盛德之美聖賢斯文之運必準之于吾夫子而

後斯文始定而始昌此道彌尊而彌彰微吾夫子
創始以儒道設教垂憲萬世則後世仰誰為儒道
之大宗主至今國法家法身法心法天下之人凡
百行事悉當準之為法大矣哉為吾夫子之心法
何如者吾夫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妙
授于顏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旨語于曾子此二
者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春秋尊王之經孝經事君親之書此二者明
人倫之大法獨吾夫子化而大之所以為大聖人

續之者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陸子諸公
疊々而出皆有以開道統明人倫也凡自古為君
子儒者何莫非此道之源集大成于夫子續
于儒者儒者之事繫于學校學校本以教養人才
也何以教之自正心始何以始之由讀書入讀書
而不見道匪為讀書見道苟不明則無真詣實踐
不嚴于正心則臨事差忒義利莫辨况今既無以
教之又無以養之而又不能以禮義自養其所養
其心餒矣每垂涎于外聞路旁腥芳之氣靜必

棄其餒而入則醉彼耳目口鼻也深意氣狀貌與
之俱變有似此身不屬于我者非道果離于人而
人自昧其道耳奚不自悔自艾哉憤思之一旦日
出勃然晨興八荒洞然與我化矣而此道至廣
至大妙乎無垠與天地萬物相與周流曾無間然
所謂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明人倫之大法者一
也二之則小一之則大皆我本然之善固有之天
也非外假也豈風雨晦冥所能惑也甫無愧于為
儒抑亦激勵學校苟未至于大全其道得以切磋

琢磨者其學問器識可經綸治道可著書立言俾
天下人皆不越于禮義廉恥之域其効博哉或非
其人而儒其業夫豈曰儒自古有用之才為君子
儒者盡出于學校當知學校乃禮義廉恥所自出
之地豈徒有用而已切勿謂向之學校儒者惟業
科舉時文腐而無用何補世道然科舉時文其所
講明皆九經諸史諸子百家天地陰陽五行萬象
歷代君臣聖賢人物道德性命仁義忠孝禮樂律
曆制度政事戰守形勢風俗氣數文章技藝萬事

萬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旨要其中選者衆作聚如亦未嘗不妙也析理
則精微論事則的當亦多開發後學其為人物典
刑氣節議論初未嘗亡也特行之有至有未至多
成空言今言空言者亦罔聞更三十年舊儒無矣
後之來者出何不早不得一拜斯文之風嗟彼之
眼何其貧甚欲問辯誰其問辯欲矜式誰其矜式
欲就有道而正焉誰其有道向使我早年不得父
命遊學泮宮遊學四方出而廣大其見聞歸而我

父開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終其身今不
敢忘其所教故盡死以我父為師但我無能為人
也不能自具儒者之道而新之乃抱此拳拳空意
欲以被之將來可哂也已惟吾夫子之道無古無
今無變無異無斷無續無窮無極遂述此意名之
曰早年遊學泮宮記

十方道院雲堂記

我夙慕長生甚欲剃道院中年後化為頑物不復
作神仙夢想乃止昔嘗謂自唐以來若宮觀道院

若僧寺菴院並絕少却多有真心出家之人邇來
仙佛之居數倍多于三十年前而率皆富者救身
貧者竊食焉非真心出家通身俗氣厭罵貧者安
有真心供養于人也然則天下山水非不勝也仙
佛室廬非不多也特未嘗多見有真心辦道者又
未嘗有真心盡情供養于人之人若無真心辦道
又豈知供養凡人與供養神仙等無差別則滿眼
但見盡是神仙更不見有世間凡人或生分別心
曰此仙也非凡也非真道人非真道院曰道院者

何道院與宮觀異道院乃延待天下十方蓬頭髻
角跣足破衣清淨雲水道人懃肩入靖之所其來
如風其去如空似非世間人為流通大道而來耳
寔以曩劫上帝憫世人陷沒于欲海中不得壽其
天年勅神仙以長生不死妙道流行五閭擇有德
行之人而授之道家之道正法也謬師貪婪誇樹
奇特千仞萬說自異為高至有魔法恣說百千種
穢褻之事誣污大道迷之賣之于少年富貴之人
不顧上天有禁死則罪在不赦始者出塵濁遂入

道既入道及再入于塵濁何其顛倒錯謬如此以其本無真心于出塵離俗也胡不思大道乃自然清淨之理神仙乃出塵清淨之人若不清淨則德行從何而生縱是有功于人不能真實慈悲清淨心中流出則不曰大德行若無大德行決無大脫洒決不得大成就縱遇極妙真傳使其無福魔必壞之決不得結其脛胎決不可身外求道、不在于身外決不可心外求道、不在于心外此心不真不定不統一不空立有想有存有有意有方所有

運用有希望等事盡是妄想終有纖塵即生魔業
于深定中假有一切祥異皆為魔勿喜勿怖勿視
當自然消滅始契至妙若以一妙散之衆妙曰玄
牝曰鉉汞曰斤兩曰火候曰結胎出胎等有種
假名各有種、奇說苟悟以衆妙攝于一妙一尚
非一衆冒為衆咸泯之于自然之中咸無衆名咸
具衆用魏伯易云委志歸虛無證驗自推移以舊鄭定
本為正今盡改作正此旨也以浮游而守于規中
證難以推移者誤抑其次焉是故神仙之道無他一自然之妙而已

矣。必先絕其思慮，若渾忘于晝夜，靜極于極靜，極靜于靜，極自然，其清淨清淨，其自然自然，冥身心于空，而不昧自然，藏乾坤于玄，而不漏自然。返本還源，自然月滿精盛，自然當大造化，一陽將動未動之初，我身中深、深極之根，自然出獻甚玄甚妙甚微甚真之先天陽精，以為丹母，自然通于任督湧泉，同時互相淫、酸、沸發真熱，捧擁丹母，升上降下，交貫周流，以大造化大妙一身自然，媾孕于其中，自然凝而為長生不死純陽之寶。

動其自然之動而不動其自然之不動則動者以
無動而動悠久綿密杳毫不差自然成就于無終
始之始終其心不死決不成道以我自然聽其自
然然是真心自然其然不涉人私而冥天立此者
誰也誰其此也萬偽皆壞獨此不壞一切皆真萬
象自靈妙潛于至深清徹于極圓酩酊渾沌之髓
而常吹古馨玲瓏金玉之體而獨抱空堅化其所
化、為至化清風白雲同一去來出沒天無根而
根于天地無蒂而蒂于地人無心而心于天三者

雖不同道而同于道：而同之則與之同遊于無
何有之鄉或焉神其無形之形而出似乎聞太空
有聲大叫世人曰汝等何為昏醉不醒邪有欲應
之者已挾之出六合而去寧有蹤迹與世人見之
人也世間道院豈能延之設造奇特華麗道院過
數百所不如以一點真心盡情供養一切道人盡
力利益一切衆生若以此為道院始入神仙境界
敢以我夙誓真心盡誠吐露向者所參道家精蘊
冒禁破戒說而為文平等供養十方三世一切神

仙一切道人一切世人願一先以德行為本仍
以此道壽其自然清淨之天終以此道同挾乎天
地人而同超于無有有無有之表豈不了
其無所了之了而了也邪遂以此文曰十方道院
雲堂記

十方禪刹僧堂記

我三十年来幅巾藜杖獨行獨往獨坐獨卧獨吟
獨醉獨往獨來古闔廬城每一至于萬壽承天虎
丘諸禪刹之間必喟然嘆曰我生也晚惜乎不見

古尊宿法席隆盛之時向者徑山靈隱天童淨慈
育王中竺雪峰雪竇蔣山道場能仁東林仰山黃
龍開先百又雙林鼓山大湊石霜西禪保寧疎山
金山焦山何山夾山福嚴圓通江心大慈華藏名
刹百餘皆為法窟大刹禪單近十數小刹禪單亦
不少凡古尊宿之行道也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
非舉唱向上已昇了當衲子命根多有死其心于
一坐宴間而笑罵于佛祖之上者如在世外受清
淨福自不肯飲酒自不肯茹腥自不肯私庖私啖

自不肯私富私居自不肯傲慢恣縱所為野氣如
一水庵岳松源冲庵絕範無準觀月林開無門諸
老禪據師位皆孤硬有惡辣手皆講叢林規矩不
許看經看冊不許偈語雜事晝夜趺坐密如刻省
盡命參究咸有覺觸是以頗多龍象堪以負荷法
門夫何今者爐冷鎚輕不足以煅煉法器飯糲食
惡不足以供養大衆常住昧於收支過于撙節幹
衲子口中食為囊橐計為結托計為自醉醲飽鮮
計比之皆然致使十方衲子東馳西走竟無可放

包叅請之地昔不憂飯今憂無飯昔不憂師今憂
無師江南禪教諸刹連年遭水遭荒常住連訟窘
迫處：開僧堂併數年可去者去不可活者丐借
獨爨偷救殘命如失母兒無所依附先是三十年
來爭奪住持耗常住竭私蓄美貪買勝無辜爭訟
亦多摧挫費耗失傳儀落業共撥因果大為時俗
變壞江南十方叢林古意今盡不存竟無十方本
色神子處：僧亦皆少逆料此後法門愈其難矣
世人意馬惡業易于跌蕩後于難疑背古悅新競

舞魔怪叛于正法我欲痛說不忍筆之昔黃面老
子嘗懸記末法僧門流弊不幸身親見此間有清
素純正辨道之士以爲怪物罵之何苦自取桎梏
其身苦者益苦煩難于獨立堅抱舊心固無搖動
彼偷心未歇者亦從而得志逞盲辨以當宗乘笑
守古戒爲不脫灑自誑自尊數無明火入骨受財
富者愈富念之謀僧官買大住持營私室爲俗窟
生親子爲徒弟業重魔熾浮于俗人苦執痛哉絕
不念黃面老子正爲何事出世百故禪師亦何爲

而作僧堂爰自少室曹溪多居律寺別院說法尚
苟簡雜居無倫唐代宗末百丈始發廣大心別創
禪居立法堂立僧堂又置十務以處主事者清規
一出法度咸新素無蒙堂無前資無草寮無退居
方丈無塔頭菴院其曰禪僧無高下但依入堂次
第同一堂而處進則始出位盡力為衆退則仍屈
已棲身于衆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切不顧寧肯
犯人苗稼為衆所擯笑又况百丈以前天下苦無
多寺院而解道之士多無地棲禪率是獨隱深山

窮谷力耕火種而自食其力身其勞苦則心不純
 一豈不願得一單如將安其身而遠于後可接
 其心而專于道百丈之惠可謂至矣有志氣者可
 以安禪可以共位可以同叅可以交相濟禪可以
 交相鼓鳴可以交相行道照耀山林大衆羣然一
 時一坐破蒲團我心亦足慶性我成道大衆不
 成道我不願獨先成道我安大衆不安我決不敢
 獨安昔創此僧堂為大衆設非使我獨安于辦道
 也安其身所以安其心安其心所以安其道苟不

安于道則不安于心不安于心則不安于身不安
于身則心生萬夢失却自己何以為佛法稊梁何
以為衆生表率僧固亦人也為其清淨慈悲了達
自心而得僧之名若以落鬚髮披袈裟為僧九間
萬椽為僧堂此世間見也誠不曾聞往昔之時千
岩萬壑之中古尊宿行道之處萬錫飛來如龍走
空雖現頭角不露爪甲劃破虛廓別為一道不涉
世人衆生行處萬劫日月出沒其中八面風雲變
化于外無所之所不住而住爭奈有目者不能見

有足者莫能入是誰之過與倘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其心怨亦可以消檀施一盂飯然未廣大也必有大心大士與大衆同生死同粥飯同行住坐卧同開此心本然無盡廣大之天一盡益覆三千大千世界方始與黃面老子吐一口氣何期末法叢林凋零若此思之駭然安得不淚下如雨我老矣死矣誓當重出頭來以大力量于無盡無盡百千萬億大衆僧海中推出無量無量劫前古佛剎開自心無盡廣大法門大告報一一無盡衆生座

剎一三千大千世界若是大心大士便請各
歸堂去快哉快哉第佛法至此亟矣必先遠得數
十人肉身大士大闡神通應化天下諸剎使一切
衲子外不壞于一毫賄賂酷虐內不犯于一塵淫
殺貪傲其不遵黃面老子遺教經最後教誨之意
者不得名曰僧然後却與之論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之宗風佛法其興乎我今苦告諸佛子各速
入大回心三昧但言之至此我亦罔知所措諸佛
菩薩寧不動心焉我遂嘔我心中無怵聲而為誓

銘之曰十方禪刹僧堂記

鄭所南小傳

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
卒于枝江縣主簿父震字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
子為如靖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于吳葬長洲縣
龍山母樓氏妹為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上舍應
博學宏詞科侍父喪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閣
上太皇太后劄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
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億翁與所南皆寓意
也素不娶孑一身念之不忘君形于言詩文中如

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
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
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人
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
變者物也不變者道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
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同流于不知
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于萬物
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過歲時伏臘輒野哭南
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

孤僻不以為異也坐卧不向牀其室曰本穴並
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宗也精墨蘭自更祚
後為蘭不盡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為
番人奪去汝猶不知邪不欲與難迫以勢權不可
得也天目本中峯禪林之白眉聞公名欲見未果
偶會于孝子梅應族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
忽謂所南何不說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
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
才名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絕之子昂

歟。生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貸其所居得
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剎。惟餘數畝為衣食資。
語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美。自是無
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
壽。覺報二剎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
煩為書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
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
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洪
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

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
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澁如
瘦詞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肯嘔三斗血方能書
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
極參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
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于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
錄成以示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尚矣惜無
人為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錄此其
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
守言責而享祿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
受國恩詠願託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
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于終身坐卧未嘗
北向則其秋霜烈日之難犯者蓋凜乎其不可向

迹矣故其歿也平日之醜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
于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
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忘也今自牧
乃能于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
得不至于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于此可
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于後世頑夫安得而
廉懦夫安得而立哉子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闕于
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蘓王行書

題周草窓畫像卷

宋運既徂吳有三山鄭所南先生杭有弁陽周草
窓先生皆以無所責守而志節不屈著稱前二十
年時獲瞻所南先生立像于吳門唐氏所南孤勁
嚴峭有凜然不可犯之色觀其終身未嘗北向而
坐可槩見焉今獲瞻草窓先生像于長洲沈氏草
窓豪偉逸秀有飄飄邁俗之氣觀其自贊之辭可
槩見焉二先生姿韻雖殊要皆介然特立足以增
已國之光者矣晚生後學不得親接其言辭風範

于當時乃獨于其遺像以想見其人可勝歎慕也
我沈氏字伯凝家多法書名迹而尤寶藏此卷云
重光作噩良月丙午望王行書

補遺

題畫蘭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一卷

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
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

附錄題詠

題鄭所南宅

王賓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棄與誰人問先生垂
淚蒼國亡何用念家為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有序王達

附錄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
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
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
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
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遂變
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
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
邑宰素聞公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
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竒而釋之又嗜

詩題蘭云玉佩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
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華硯來過徐子方
書塾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
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
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為
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操行率類此晚年
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
避世恥為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鯢南息衡岳峰

高雁北征三百運終遺墨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陳深

芳草渺無尋處夢隔湘江風雨翁還間作楚花我
亦為翁楚舞

中吳王育

所南老翁磊落人胸底飽含萬劫春吐出必須作
怪異聚空削有還強陳撮山裡雲欲隱袖爭自西
手無力空張唇歸來垂頭默無語懔然捉得身內
神從此縱橫踏天地顛狂濶步誰能倫倒拂溪藤

直畫蘭花紫葳蕤香可飡清風無塵烟霞翠自白
凝秋半夜寒入夢迷人燕如醉相逢援琴愁對嘆
老翁不見今何在忍看遺墨眉皺攢人亦香芳蘭
亦香相思脉脉欲斷腸雲開山阿見圭壁風散群
飛聞鳳凰長使逍遙不拘束與蘭千載共幽芳

烈哲

雨過春山曉雲歸空谷香靈均不可見惆悵對幽
芳

附錄

餘澤

南子毫端有古香不求或與意尤長如今好事非
前輩祇愛昌陽掛屋梁
曾游澧主過湘中祇見
葩作小叢近日靈均生
意轉從千畝媚春風

魏俊民

南望湘江歌楚聲癯
崔嵬老山林濡毫為染
蒼弘血澹掃幽芳寄此心

卧龍山人陳昱

家學相承寶祐年東籬幾度菊花天
紫莖孤葉面

殘墨更覺秋光分外妍

遂昌鄭元祐

南冠江上哭湘纍
淚著幽蘭雨裡枝
不獨萸弘血
化碧孤芳愁絕有誰知

屠澤釋德欽

君子譬如蘭在谷
所翁得之香可掬
湘江浩動波
濤空月落蒼梧滿秋屋

王冕

鄭所南胸次不凡
文章學問有古人
風度不偶

于時遂落魄湖海晚年學佛作詩作畫每寓意焉然其白首南冠磊落：或者有未知也

老子平生忠義俱栖：山澤太清癯疎毫不作尋常醉却似三閭楚大夫

胡 熙

鄭公高蹈出風塵心蘊靈均九畹春每向毫端遺幽興自然花葉逼其真

汴城段天祐

手種沅湘九畹春所南心事似靈均古今俛仰俱

陳跡紙上幽芳見是人

韓奕

惟公生南楚侍父來吳中身遭宋國亡耿々懷孤
忠無家又無後南冠號北風洒淚寫離騷咄々如
書空幽花間踈葉孤生不成叢脩然數花間遺恨
自無窮圖成綴新語々怪誰能通流落為世重心
苦寧論工此花有時盡此恨無時終吁嗟匹夫心
所受由天稟我思殷頑民千古將無同